

中譯本導言

賴品超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一、導言

帕利坎 (Jaroslav Jan Pelikan, 1923年 12 月 17 日至 2006 年 5 月 13 日)，¹可說是基督教宗教史的泰山北斗，在基督教宗教研究界是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他先後獲超過四十所大學頒授的榮譽學位，出版了大約四十本專著。在眾多著作中，尤以五卷本的《基督教傳統》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最為膾炙人口。

由於《基督教傳統》的第一卷已有中譯，並且有陳佐人為第一卷寫下〈中譯本導言〉，介紹了帕利坎的生平及思想概要，漢語學界對他已有一定的認識。然而，由第一卷〈中譯本導言〉所提供的資料推測，雖然該譯本出版於二〇〇二年，但〈中譯本導言〉似乎寫成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²因此，有必要在此交代一下帕利坎由一九九六年從耶魯大學正式退休至二〇〇六年逝世的最後十年，作為對第一卷〈中譯本導言〉的補充。

對於了解帕利坎的生平、尤其他的學術成就與取

-
1. 帕利坎生平的一個簡單介紹，以及主要著作簡介與相關悼文，可參網頁：
Jaroslav Jan Pelikan, 1923-2006, <http://jaroslavpelikan.blogspot.com> (2009 年 7 月 27 日登入)。
 2. 因為〈中譯本導言〉提及，帕利坎「計劃於一九九六年六月自耶魯大學退休」，並且沒有提及此後的情況，由此可見〈中譯本導言〉的寫作日期應是稍前於帕利坎一九九六年退休。參陳佐人，〈中譯本導言〉，載帕利坎著，翁紹軍譯，陳佐人校，《基督教傳統（卷一）：大公傳統的形成》（香港：道風書社，2002），頁xxv。

向，這十年的時間極其重要。在這十年，帕利坎不單繼續發表論著，獲得學術上的多個崇高榮譽，他更在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正式改宗，加入了美國正教會（Orthodox Church in America）。自此，他便由一位信義宗牧師變成美國正教會的平信徒。在此之前為帕利坎賀壽的文集（例如祝賀他六十大壽的文集《基督教傳統中的諸學派》），作者往往來自不同宗派，內容也涵蓋基督正教之外的不同流派。³而帕利坎加入正教會後則大為不同：慶祝他八十大壽的文集《正統信仰與西方文化》⁴除題目及出版社背景皆具清晰的正教傾向外，作者背景以至文章內容亦反映出帕利坎在宗教身份與學術興趣上的轉移。⁵此外，文集更收錄了帕利坎的〈個人回憶錄〉，為了解他的生平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資料。⁶

帕利坎以七十四歲高齡正式皈依正教會，在他的生平與學術思想上都是十分重要的事件。本卷作為帕利坎《基督教傳統》中專門論述正教神學傳統的一卷，對於了解他的生平、學術及信仰取向，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將先介紹第二卷（以下作：本卷）在學術上的重要性，之後再透過簡介帕利坎生平中的最後十年，以說明本卷對於了解其生平及學術取向的意義。然後，再討論本卷對漢語基督教研究、尤其是對漢語神學的意義。

3. Patrick Henry, 《基督教傳統中的諸學派》(Schools of Thought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4)。

4. Valerij Hotchkis & Patrick Henry編，《正統信仰與西方文化：祝賀帕利坎八十大壽文集》(Orthodoxy And Western Cultur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Honoring Jaroslav Pelikan on His Eightieth Birthday; New York: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2006)。該書的出版社聖弗拉迪米爾正教神學院出版社隸屬於一所著名的正教神學院，英語界很多有關正教神學的書皆由它出版。

5. 唯一的例外是：Vartan Gregorian, 〈在一個專門知識的時代中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in an Age of Specialized Knowledge)，載Hotchkis & Henry編，《正統信仰與西方文化》，頁139-164。

6. Jaroslav Pelikan, 〈個人回憶錄：一個學者的自傳片斷〉(A Personal Memoir: Fragments of a Scholar's Autobiography)，載Hotchkis & Henry編，《正統信仰與西方文化》，頁29-44。

二、在思想史中的地位

本卷於一九七四年出版後，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旋即成為重要的參考教科書之一。其中讓帕利坎最難忘的也許是，連當時的正教神學泰斗梅延多夫（John Meyendorff, 1926-1992）也盛讚本卷為「最全面呈現東方基督教理念的一部歷史，非常具洞見和挑戰性」。⁷就西方學術界而論，能在基督教思想史／教義史／神學史的構建中如此重視正教傳統、甚至另闢一卷來論述的，本卷可謂開創先河。眾所周知，著名教會史家哈納克（Adolf von Harnack, 1851-1930）可說是帕利坎的師公，因為波克（Wilhelm Pauck, 1901-1981）是帕利坎的老師，而哈納克是波克的老師。根據帕利坎的憶述，他是以寫一部教義史去取代哈納克的三大卷的《教義史手冊》(Lehrbuch der Dogmengeschichte) 作為自己的特殊召命 (vocation)，無巧不成書的是，帕利坎教義史的最後一卷出版於一九八九年，剛好是哈納克《教義史手冊》第一卷出版之後的一百年。⁸

眾所周知，帕利坎對哈納克的教義史有不少不滿的地方，這在《基督教傳統》的第一卷裏已開宗明義地說明過。⁹帕利坎也曾在〈個人回憶錄〉中提及，他對哈納克教義史的一個不滿之處，正在於它並未給予正教神學一個合理的地位。帕利坎甚至指出，雖然哈納克出生於愛沙尼亞 (Estonia) 的多爾派特／塔爾圖 (Dorpat/Tartu)，該地當時屬於沙俄 (Tsarist Russia)，俄文是學校中的必修課，因此哈納克的俄文至少應該比他的法文或英文靈光，但他對基督正教卻是「音盲到令人震驚」(shockingly

7. 同上，頁42。

8. 同上，頁38。

9. 參陳佐人，〈中譯本導言〉，見帕利坎著，翁紹軍譯，《基督教傳統（卷一）：大公傳統的形成》，頁xxxiii-xxxiv。

tone-deaf）。¹⁰換言之，在帕利坎看來，如果哈納克多一點留意近在他身旁的基督正教，便不會有日後在學術上的種種偏見以至錯誤，包括對希臘化的錯誤評價、對教義之必要的低估以至對正教神學的忽視。可以說，帕利坎的教義史與哈納克的一個重大分歧就在於，帕利坎高度重視正教神學，這是他引以為傲的一大貢獻。¹¹正教神學家埃里克松（John H. Erickson）也如此評論：

對我們正教徒來說，遠在他仍未在形式上成為我們群體的一分子之前，帕利坎的巨著《基督教傳統》就是第一部能夠高度重視東方正教的主流教義史，並且至今仍是唯一的一部，這個事實本身早已使他成為一個活的傳奇。¹²

只要我們稍為比較一下本卷出版前後面世的教義史書，便可知道埃里克松的講法絕非溢美之詞。

蒂利希（Paul Tillich, 1886-1965）的《基督教思想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根本沒有正教神學的部分，因為該書是以蒂利希授課內容為依據，而正教神學部分剛好不是由他教的。¹³另一本對正教會的神學幾乎隻字不提的是洛澤（Bernhard Lohse）的《基督教教義簡史》。¹⁴值得留意的是，此書的原文初版是在帕利坎的第一

10. Pelikan, 〈個人回憶錄〉，頁 42。

11. 同上。

12. John H. Erickson, 〈帕利坎：在我們中間的活的傳奇〉（Jaroslav Pelikan: The Living Legend in our Midst），載Hotchkiss & Henry編，《正統信仰與西方文化》，頁 8。

13. 參賴品超，〈中譯本導言〉，載蒂利希著，尹大貽譯，《基督教思想史》（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初版〕，2004〔二版〕），頁xxi-xxxvii。

14. Bernhard Lohse, 《基督教教義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Christian Doctrine*; trans. F. Ernest Stoeffler;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66〔英譯本〕，1978〔平裝初版〕，1985〔美國修訂版〕）。

二卷出版之前，¹⁵但作者在一九八五年為英譯本美國版寫的序言中，特別提及過去十五年間在教義史及神學史上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德語界出版了由安德烈森（Carl Andrensen）編撰的《教義及神學史手冊》，¹⁶另一是帕利坎開始撰寫五卷本《基督教傳統》，這些著作都是結合了新近的學術成果，值得推薦給有志研究教義史的人。¹⁷

至於普萊克（William C. Placher）撰寫的《基督教神學史導論》，全書只有一章集中討論正教神學。¹⁸由他所編的兩卷本《基督教神學史讀本》，第一卷《從起初至改革的前夕》（*From Its Beginnings to the Eve of the Reformation*）只有第四章「卡爾西頓後的東方神學」節錄了一些正教的一手神學文獻。¹⁹第二卷《從改革至現在》（*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只收了一篇勉強有關的文章節錄，據書中介紹，該文作者巴拉班諾夫（Evgeny Barabanov）是當時住在蘇聯的藝術史家，文章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上半期完成，名叫「教會與世界的分裂」，內容基本是歷史而不是神學。²⁰普萊克雖自稱曾就學於帕利坎，²¹但所編所寫的書卻不見對正教神學有任何重視。其他的教義史／神學史／歷史神學的入門

15. Bernhard Lohse, 《教義史的諸時代》（*Epochen Der Dogmengeschichte*; Stuttgart: Kreuz, 1963）。

16. Carl Andrensen 編，《教義及神學史手冊》（*Handbuch der Dogmen- und Theologiegeschicht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0-1984）。

17. Lohse, 《基督教教義簡史》，頁 x-xi。

18. William C. Placher, 《基督教神學史導論》（*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83），第七章，〈東方之光：卡爾西頓之後的東方神學〉（Light in the East: Eastern Theology After Chalcedon），頁 88-107。

19. William C. Placher, 《基督教神學史讀本（卷一）》（*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 vol.1;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88），頁 78-99。

20. William C. Placher, 《基督教神學史讀本（卷二）》（*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 vol.2;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88），頁 195-197。

21. Placher, 《基督教神學史導論》，頁 9。

導論，如：布羅米利（Geoffrey W. Bromiley）的《歷史神學導論》，²²麥格夫（Alister E. McGrath）的《歷史神學：基督教思想史導論》，²³正教神學在其中都是只佔很少的篇幅，相對來說較好的，可算是奧爾森（Roger E. Olson）的《神學的故事》。²⁴

以上這些教義史／神學史／歷史神學的概論，往往是帶着西方拉丁神學、尤其是基督新教的神學偏向來撰寫的，比較能夠留意這方面的偏差、甚至嘗試作出糾正的是岡薩雷斯（Justo L. González）的三卷本《基督教思想史》。²⁵正如作者在第三卷的英文初版序言提出，他雖屬基督新教，但卻生活在以天主教為主導的哥斯達黎加（Costa Rica），發覺很多已往的教科書往往不僅帶着基督新教的偏見，還帶着北大西洋的偏好，他希望自己的神學史可以糾正這種偏狹，除了糾正對天主教的偏視外，更要克服對基督正教的忽視，因此該書雖然仍是採取新教的視角，但卻嘗試放開一種普世性的眼界（ecumenical in scope）。²⁶岡薩雷斯的書主要用三章來論述正教會的神學，計有：第二卷的第三章「第四至第六次大公會議期間的東方神學」和第七章「由伊斯蘭教的入侵至第四次十字軍期間的東方神學」，²⁷以及第三卷第十五章「君士坦丁堡陷落後的東方神學」，²⁸但三章加起來的篇幅，仍不及全書的十分之一。

另一本同樣值得一提的，是由堪利夫－瓊斯（Hubert

22. Geoffrey W. Bromiley, 《歷史神學導論》(Historical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1978)。

23. Alister E. McGrath, 《歷史神學：基督教思想史導論》(Historical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1998)。

24. 奧爾森著，吳瑞誠、徐成德譯，《神學的故事》（台北：校園出版社，2002）。

25. Justo L. González, 《基督教思想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3 volumes;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70-1975, revised 1987)。

26. González, 《基督教思想史》，卷三，〈英文初版導言〉，頁 7-8。

27. González, 《基督教思想史》，卷二，頁 76-106、195-219。

28. González, 《基督教思想史》，卷三，頁 411-427。

Cunliffe-Jones) 及德雷維利（Benjamin Drewery）合編的《基督教教義史》。²⁹此書也是刻意要取代之前已通用了很久的費希爾（George Park Fisher, 1827-1909）的《基督教教義史》(History of Christian Doctrine, 初版 1896)，雖在整體規劃上粗略地跟從費希爾，但也有一些方面是企圖突破費希爾的局限，其中一方面正是增加了對正教神學的論述。³⁰這部分由著名的正教神學家威爾主教（Bishop Kallistos Ware，原名Timothy Ware）執筆，³¹但對於接近六百頁的整本書來說，所佔篇幅仍是未及十分之一。

時至今天，綜觀英語界的基督教教義史或神學思想史的通論或教科書，有關基督正教的論述（尤其是東西方教會分裂之後的發展）通常是輕輕帶過甚或一片空白，比較重視的也只佔不到十分之一的篇幅。相對來說，帕利坎用了五卷中的一整卷專論正教神學，幾乎是整部《基督教傳統》的大約五分之一，³²篇幅之長已是難以望其項背，比重之高更可說是空前，至今仍無人能出其右。

在帕利坎的眾多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基督教傳統》，而《基督教傳統》中最具代表性就是第二卷，因為它不僅是全書中最具特色的一卷，標誌着《基督教傳統》最為與眾不同的地方，而且在這五大卷中，帕利

29. Hubert Cunliffe-Jones & Benjamin Drewery編，《基督教教義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doctrine; Edinburgh: T. & T. Clark, 1978)。

30. H. Cunliffe-Jones, 〈導言〉(Introduction), 載Cunliffe-Jones & Drewery 編，《基督教教義史》，頁 9。

31. 包括Kallistos Ware, 〈六〇〇至一四五三年的東方基督教神學〉(Christian Theology in the East 600-1453)，頁 181-225；〈附論基督教東方的神學：十五至十七世紀〉(A Note on Theology in the Christian East: the Fif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頁 305-309；〈附論基督教東方的神學：十八至二十世紀〉(A Note on Theology in the Christian East: Eigh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頁 453-457。

32. 五卷的篇幅長短並非完全一樣，以第四卷論宗教改革最長（約 420 頁），以第二及第三卷最短（也有將近 330 頁），但考慮到論基督教教義與現代文化的第五卷裏也有一定的篇幅論基督正教，說是五分之一，應是雖不中亦不遠。